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
第九十八回 沙龍遭困母女重逢 智化運籌弟兄奮勇

且說鳳仙秋葵從西殺來。只見秋葵掄開鐵棒，乒乒乓乓一陣亂響，打的嘍囉四分五落。鳳仙拽開彈弓，連珠打出，打的嘍囉東躲西藏。忽又聽東邊吶喊，卻是焦赤殺來，手托鋼叉，連嚷帶罵。裡面沙龍孟傑見嘍囉一時亂散，他二人奮勇往外衝突，裡外夾攻，嘍囉如何抵擋得住，往左右一分，讓開一條大路。卻好鳳仙秋葵接住沙龍，焦赤卻也趕到，彼此相見。沙龍道：「鳳仙，你姐妹到此做甚？」秋葵道：「聞得爹爹被山賊截戰，我二人特來幫助。」沙龍才要說話，只聽山崗上咕嚕嚕鼓聲如雷，所有山口外「噹噹噹」鑼聲振耳，又聽人聲吶喊：「拿呀！別放走了沙龍呀！大王說咧：『不准放冷箭呀！務要生擒呀！』」姓沙的，你可跑不了呀！各處俱有埋伏呀！快些早些投降！」沙龍等聽了，不由的駭目驚心。你道如何？原來藍驍暗令嘍囉圍困沙龍。只要誘敵，不准交鋒，心想把他奈何乏了，一鼓而擒之，將他制伏，作為自己的膀臂，故此他在高山崗上瞭望。見沙龍二人有些乏了，滿心歡喜。惟恐有失，又叫唆羅上山，調四哨頭領按山口埋伏。如聽鼓響，四面鑼聲齊鳴，一齊吶喊，驚嚇於他。那時再為勸說，斷無不歸降之理。猛又見東西一陣披靡，嘍囉往左右一分，已知是沙龍的接應。他便播起鼓來，果然各山口響應，吶喊揚威，聲聲要拿沙龍。他在高崗之上揮動令旗，沙龍投東，他便指東；沙龍投西，他便指西。沙龍父女孟焦二人跑夠多時，不是石如驟雨，就是箭似飛蝗，毫無一個對手廝殺之人。跑來跑去，並無出路。只得五人團聚一處，歇息商酌。

且不言沙龍等被困。再說臥虎莊上自從焦赤押馱轎進莊，所有漁獵眾家的妻女皆知救了官兒娘子來，誰不要瞧瞧官兒娘子是什麼樣，全當做希希罕兒一般。你來我去，只管頻頻往來，卻不敢上前，只有偷偷摸摸，扒扒窗戶，或又掀掀簾子。及到人家瞧見他，他又將身一撤。倒是張立之妻李氏受了鳳仙之託，極力的張羅，卻又一人張羅不過來，應酬了何夫人，又應酬小相公金章，額外還要應酬丫環僕婦，覺得累的很，出來便向眾婦人道：「眾位大媽孀子，你們與其在這裡張的望的，怎的不進去看看，陪著說說話兒呢？我也有個替換。」眾人也不答言，也有擺手的，也有搖頭的，又有扭扭捏捏躲了的，又有嘖嘖咕咕笑了的。李氏見了這番光景，賭氣轉身進了角門。

原來角門以內，就是跨所。當初鳳仙秋葵曾說過，如若房屋蓋成，也不准張家姐姐搬出，故此張立夫婦帶同牡丹仍在跨所居住。李氏見了牡丹道：「女兒，今有員外救了官兒娘子前來，媽媽一人張羅不過來，別人都不敢上前。女兒敢去也不敢呀？你若敢去，媽媽將你帶過去，咱娘兒兩個也有個替換。你不願意，就罷。」牡丹道：「母親，這有什麼呢，孩兒就過去。」李氏歡喜道：「還是女兒大方。你把那頭兒抵抵，把大褂子罩上。我這裡烹茶，你就端過去。」牡丹果然將頭兒整理整理，換了繫裙。

不多時，李氏將茶烹好，用茶盤托來，遞與牡丹。見牡丹抵的頭兒光光油油的，襯著臉兒紅紅白白的，穿著件翠森森的衫兒，繫著條青簇簇的裙兒，真是嬌嬌娜娜，裊裊婷婷，雖是布裙荆釵，勝過珠圍翠繞。李氏看了，樂的他眉花眼笑，隨著出了角門。眾婦女見了，一個個低言悄語，接耳交頭。這個道：「大矜子，你看啣，張奶奶又顯擺他閨女呢。」那個道：「二娘兒，你聽吧，看他見了官兒娘子說些嗎耶，咱們也學些見識。」

說話間，李氏上前將簾掀起。牡丹端定茶盤，到屋內慢閃秋波一看，覺得肝連膽一陣心酸。忽聽小金章說道：「哎啣！你不是我牡丹姐姐麼？想煞兄弟了！」跑過來，抱膝跪倒。牡丹到了此時，手顫腕軟，啣啣啣茶杯落地，將金章抱住，癱軟在地。何氏夫人早已向前攙住牡丹，兒一聲，肉一聲，叫了半日，哇的一聲，方哭出來了，真是悲從中心出。慢說他三人淚流滿面，連僕婦丫環無不拭淚，在旁勸慰。窗外的困婦村姑不知為著何事，俱各納悶。獨有李氏張媽愣↑可↑可的功又不是，不勸又不是，好容易將他母女三人攙起。

何氏夫人一手拉住牡丹，一手拉住了金章，哀哀切切的，一同坐了，方問與奶奶奶母赴唐縣如何到此。牡丹哭訴遇難情由。剛說到張公夫婦撈救，猛聽的李氏放聲哭道：「哎啣，可坑了我了！」他這一哭，比方才他母女兄弟相識，猶覺慘切。他想：「沒有兒女的怎生這樣的苦法，索性沒有也倒罷了。好容易認著一個，如今又被本家認去，這以後可怎麼好？」越想越哭，越哭越痛。何氏夫人感念他救女兒之情，將他攙過來，一同坐了，勸慰多時。牡丹又說：「媽媽只管放心，決不辜負厚恩。」李氏方住了聲。

金章見他姐姐穿的是粗布衣服，立刻磨著何氏夫人要他姐姐的衣服。一句話提醒了李氏，即到跨所取衣服。見張立拿茶葉要上外邊去，李氏道：「大哥那是給人家的女兒預備茶葉，你如何拿出去？」張立道：「外面來了多少二爺們，連杯茶也沒有。說不得只好將這茶葉拿出，你如何又說人家女兒的話呢？」李氏便將方才母女相認的話說了，張立聽了也無可如何，且先到外面張羅。張立來到廳房，眾僕役等見了道謝，張立急忙烹茶。

忽見莊客進來，說道：「你等眾位在此廳上坐不得了，且到西廂房吃茶吧。我們員外三位至厚的朋友到了。」眾僕役聽了，俱備出來躲避。只見外面進來了三人，卻是歐陽春智化丁兆蕙。

原來他三人到了襄陽，探聽明白。趙爵立了盟書，恐有人盜取，關係非淺，因此蓋了一座沖霄樓，將此書懸於梁間，下面設了八卦銅網陣，處處設了消息，時時有人看守。原打算進去探訪一番，後來聽說聖上欽派顏大人巡按襄陽，又是白玉堂隨任供職。大家計議，莫若仍回臥虎溝與沙龍說明，回去輔佐巡按，幫助玉堂，又為國家，又盡朋情，豈不兩全其美，因此急急趕回來了。

來到莊中，不見沙龍。智化連忙問道：「員外那裡去了？」張立說：「救了太守的家眷，藍驍劫戰赤石崖。不但員外與孟焦二位去了，連兩位小姐也去了，打算救應，至今未回。」智化聽了，說道：「不好！此事必有舛錯，不可遲疑。歐陽兄與丁賢弟務要辛苦辛苦。」丁二爺道：「叫我們上何方去呢？」智化道：「就解赤石崖之圍。」丁二爺道：「我與歐陽兄都不認得，如何是好？」張立道：「無妨，現有史雲，他卻認得。」丁二爺道：「如此，快喚他來。」張立去不多時，只見來了七人，聽說要上赤石崖，同史雲全要去的。智化道：「很好。你等隨了二位去吧。不許逞強好勇，只聽吩咐就是了。歐陽兄專要擒獲藍驍。丁賢弟保護沙龍父女。我在莊中防備賊人分兵搶奪家屬。」北俠與丁二官人急急帶領史雲七人，直奔赤石崖去了。這裡智化叫張立進內，安慰眾女眷人等，不必驚怕，惟恐有著急欲尋自盡等情，又吩咐：「眾莊客前後左右，探聽防守。倘有賊寇來時，不要聲張，暗暗報我知道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登時把個臥虎莊安排的井井有條。可見他料事如神，機謀嚴密。

且說北俠等來到赤石崖的西山口，見有許多嘍囉把守。這北俠招呼眾人道：「守汛唆羅聽真：俺歐陽春前來解圍，快快報與你家山主知道。」西山口的頭領不敢怠慢，連忙報與藍驍。藍驍問道：「來有多少人？」頭領道：「來了二人，帶領莊丁七人。」藍驍暗道：「共有九人，不打緊。好便好；如不好時，連他也等也困在山內，索性一網打盡。」想罷，傳於頭領，叫把他等放進山口。早見沙龍等正在那裡歇息，彼此相見，不及敘話。北俠道：「俺見藍驍去。丁賢弟小心呀！」說罷，帶了七人，奔到山同。

藍驍迎了下來，問道：「來者何人？」北俠道：「俺歐陽春特來請問山主：今日此舉是為金太守呀？還是為沙員外呢？」藍驍道：「俺原為擒拿太守金輝，卻不與沙員外相干。誰知沙員外從我們頭領手內將金輝的家眷搶去不算，額外還要合我要金輝。這不是沙員外欺我太甚麼？所以將他困住，務要他歸附方罷。」北俠笑道：「沙員外何等之人，如何肯歸附於你？再者你無故的截了皇家的四品黃堂，這不成了反叛了麼？」藍驍聽了大怒，道：「歐陽春，你今此來，端的為何？」北俠道：「俺今特來拿你。」說罷，掄開七寶刀照腿砍來，藍驍急將鐵棒一迎。北俠將手往外一削，噌的一聲，將鐵棒狼牙削去。藍驍暗道：「不好！」又將左手鐵棒打來。北俠盡力往外一磕，又往外一削，迎的力猛，藍驍覺的從手內奪的一般，「嗖」的一聲，連帶帶削，棒已飛出數步以外。藍驍身形晃了兩晃。北俠趕步，縱身上藍驍的馬後，一伸左手攥住他的皮鞋帶，將他往上一提，藍驍已離鞍心。北俠將身一轉，連背帶扛，往地下一跳，右肘把馬跨一搗。那馬啣的一聲，往前一竄。北俠提著藍驍，一鬆手，咕咚一聲栽倒塵埃。史雲等連忙上前擒住，登時捆縛起來。

此一段北俠擒藍驍，迥與別書不同，交手別緻，迎逢各異。至於擒法更覺新奇。雖則是失了征戰的規矩，卻正是俠客的行藏，一味的巧妙靈活，決不是魯莽滅裂、好勇鬥狠那一番的行為。

且說丁兆蕙等早望見高崗之上動手，趁他不能揮動令旗，失卻眼目，大家奮勇殺奔西山口來。頭領率領嘍囉，如何抵擋的住一群猛虎，發了一聲喊，各自逃出去了。丁兆蕙獨自一人擎刀把住山口。先著鳳仙秋葵回莊，然後沙龍與兆蕙復又來到高崗。

此時北俠已追問藍驍，金太守在於何處。藍驍只得說出已解山中，即著嘍囉將金輝、丁雄放下山來。北俠就著史雲帶同金太守先行回莊，到西山口，叫孟焦二人也來押解藍驍，上山剿滅巢穴去了。

要知後文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